

社会空间研究的方法

李永文* 译

提到社会地理学,人们便会联想到具有以下三种倾向的人们情况,那就是(1)热衷于对认识论、方法论的抽象议论者;(2)大量引用欧美文献者;(3)以费解的说教炫耀学问的人。谈论“社会空间”并在标题中带有故弄玄虚言词的笔者,大概不配列入以上同伙吧。关于(1)和(2)的行为,笔者却是对其中的合理性持有充分根据的拥护者。但是,对于(3)的行为之人却感到深恶痛绝。正因为如此,第一,就以往对社会空间概念所给予的多种意义尽可能进行有限理解的简单解释。第二,说明哪种社会空间概念能够被使用。另外,使用这些概念时,有必要对其见解予以说明。最后,对使用社会空间概念的经验研究实例进行介绍。

1 社会空间概念的多义性

对于地理学者来说,社会空间是一个既能使用又不能使用的概念,这完全可以说是因为这个概念迄今为止仍具有多义性和含糊其辞。从大的方面区分,关键是在社会空间含义中是否
始急剧上升,一些是老移民的亲戚,其他的一些有留学生等,他们中的大部分有良好的教育背景,现在多数是学者和教授。

从70年代中期始,由于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国家国内恶劣的政治、经济环境,这些国家的中国人被迫向美移民,因此大部分来美后做小生意或出卖劳动力。

华人的平均收入比白人、日本人、印度人略低一些。1970年,他们的平均收入为6877美元(Sung 1970),家庭平均收入为12210美元,他们中有13.3%的人收入低于贫困线。1980年,他们的人均收入为7476美元,与此同时,白人收入为8292美元,日本人为9068美元,印度人为8667美元。再者,华人10.5%的人收入低于7412美元的贫困线,比白人6.2%的比例还要高。另一方面,7.9%的华人家庭收入高于50000美元,比白人的5.6%的比例要高。华人人口中高收入和低收入的高比例状况,反映了他们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1990年,华人人口中的36.5% 25岁以上的人口已完成了四年制大学教育,比白人的19.3%要高。另一方面,21.3%的华人口仅接受了8年或更少的教育,但这同样也高于白人所占的比例数。

4 结语

1994年,美国的华人总数达到了2017788人,占美国总人口的0.8%。华人在美国的分布,无论是从地区上还是从总人口方面,都是高度的集中。按州分布而言,42%的华人分布在加州,17%的华人生活在纽约州。80%的华人集中分布在9个州。就都市而论,华人的14.70%和14.73%分别分布在洛杉矶和纽约。同美国的总人口相比来讲,60%的华人分布在小于20%的总人口当中,80%的华人分布在50%的人口之中。

我们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能够找出美籍华人移民数量、分布、地位同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诸多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客观地评价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 河南大学地理系

关系到地理空间。其中有人倡导使用后者的社会空间概念,例如社会学者 Bourdieu 等人。其想法是,在每个人集合构成的社会中,因为每个人处于不同的位置和地位,从而构成不同的场所,这些“场所”被称为社会空间。从真正的地理学者的眼光看,“空间”的意义受地理空间所限定,这样的“空间”用语方法被认为稍失节操,因为这种社会空间概念不是本文所讨论的对象。

就与地理空间有关的社会空间概念而言,其最大区别是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空间概念,通常认为是由社会的生产、构筑、组织而成的具体可视的地理空间,这些社会物质、关系和存在空间的总体构成社会空间。狭义的社会空间,是特指特定社会集团生活场所占去的地理空间,即特称的社会空间。其中前者所具有的意义形成了渗透今日社会地理学的基本精神。因此,说到研究广义社会空间的方法,最成问题的是如此不变研究社会地理学的方法。我们暂且避开这个问题不谈,下面把话题紧扣在狭义社会空间上来。

2 社会空间概念的使用

据巴特马(バツテイマ)所说,社会空间本来是由社会学者艾密鲁·特纽鲁克姆(エミール・テュルケム)创造的概念。假如这样的话,特纽鲁克姆便成为与地理空间有关的狭义社会空间概念的始祖,而巴特马本身并没有把特纽鲁克姆当做与地理空间有关的社会空间概念的始祖,这是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误解。特纽鲁克姆所说的社会空间,明确表示是指社会集团占据的地理空间。

但是,起源于特纽鲁克姆的社会空间概念,因《地理学评论》杂志登载巴特马的著名论文而使英语圈的地理学者所广泛知晓。在这篇论文中,巴特马介绍了特纽鲁克姆学派的后裔——社会学者享巴特·道·劳伍(Chombart de Lauwe)的社会空间概念。和特纽鲁克姆的社会空间概念相比,这可以说是更适用的概念。

那么,享巴特·道·劳伍的社会空间概念又是什么呢?据他的解释,在社会空间中,存在着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的社会空间,是指社会集团居住的空间范围(如行政区划);主观的社会空间,是指特定社会集团成员公有的即与我们有深刻联系的空间。与客观社会空间所不同的是,主观社会空间的边界未必常常以闭合曲线的形式而存在。

在经验性研究中,作为被使用的概念,特别是主观社会空间概念是非常重要的。主观的社会空间是由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社会集团公有的意义为基础形成的。一方面,主观的社会空间对于公有意义和本质的再生产来说是不可欠缺的场所。以日本北海道的虾夷族为例,知里的友好发言表示:“我认为,假如不能确保其行使自治权的场所,虾夷族文化就不可能持续发展”。(《朝日新闻》1992年12月13日)。这个发言说明,空间对于社会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主观的社会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容易遭到误解,那就是和客观社会空间相比,人们不太喜欢“主观的”东西。集团成员认为的“和我们有深刻联系”的空间事物和范围是由社会决定的,由社会决定的事物那就是广义的规章制度。因此,重要的是不能忘记主观社会空间、制度的性质。

那么,在现实世界中,社会空间难道是以任何形状出现的吗?客观的社会空间,适用于假定居民社会经济具有等质性的国力统计区的集合体,或者划定地域集团范围的行政区划等。主观的社会空间可以根据社会集团成员的日常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范围(交际范围)、人们亲手所绘的地图、或者刻着某集团的可视“记号”等,确定其存在。而主观的社会空间,必须是在地图上已划定范围的国家实力统计区、行政区划等不同区域,或在某种意义上是研究者研究所发现的区域。

3 空间分析的区别

为了有效地使用主观的社会空间概念(以下称社会空间),对事物具有一定看法是非常必

要的。那么,从现实世界去认识鉴别“空间”的种类就是分析性见解。所谓分析,就是将整体分成构成要素,因此从现实世界的整体开始,把区分空间构成要素的看法形容为“分析”

为了掌握这种认识方法,必须进行简单的印象训练。首先,必须对某一个城市去认真地思考想象,东京也好,大阪也好,别的村落也好,都没关系。这时,在你的头脑里就会形成一种印象,即在建筑物、街道、公园等物质的连续体中人们从事多种多样社会生活的印象。其次是把前者那种单一的物质连续体暂且同人们的社会生活相分离的印象。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可以暂且结束训练,你便可从城市的现实世界中完成对空间的分析。还有,假若能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完成这个重大问题并获得印象,这样分析出来的空间才是非常成功的。我们把这种获得印象的能力称为地理学的想象力。附带而言,这种情况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一般也叫做“地理感知”,或者把现实世界能够马上转换成二维地图的能力。

如果懒于做这种训练,就会一边打着“空间”的旗号,一边向社会发表仅限于生活活动和社会关系描述的含糊其辞的论文。因此,区别空间的能力是发现社会空间,正确评价其作用不可欠缺的能力。

4 社会空间研究的实例

这里不妨举几个关于发现社会空间的实例。威特曼(Weightman)和伊夫利特(Everitt)根据社会集团成员的日常活动范围及社会关系范围绘制地图的情况,可以划定某集团的社会空间。前者是以加拿大西北海岸的一个印第安部落为例,后者则以加拿大的德意志语系的宗教群体为对象。然而,根据这种研究,活动范围和社会关系范围的地图可以被换读成社会空间,而涉及社会空间不可欠缺的构成要素的某种物质却存在着完全被省略的可能。鉴于这一点,根据集团成员“具有深刻联系”的范围而手绘的地图,可以直接显示社会空间和物质要素之一的联系。在横滨市洋光台第四条街居住的女性们认为是“近邻”而描绘的范围,具有相当范围的重合(如图1,略),这可以说就是社会空间的存在,其形成也能使人产生某种物质作用的感觉。

对于这些,笔者曾在大和高原西北部某町的下狭谷,亲眼目睹了这里的以集体行动“修路”的活动。属于下狭谷组成部分的小聚落性居民点,自然条件复杂,不存在小聚落行政区划(客观的社会空间)。但是,承担道路整备的范围是以小聚落为单位而决定下来的。根据这种造路活动,以不同色彩区分的道路网就成为标示社会空间存在的“物证”(见图2,略)。关于釜崎周围“巡夜”的粗略地图,也能得到相似的方法。所谓“巡夜”,是指由在釜崎居住的与基督教有关的人为主而成立的“星期四巡夜会”,以援助露营者为目的定期举行的深夜巡回活动。这种巡夜活动所涉及的地区,可认为是露营者的社会空间的反证。另外,根据已直接铭刻在空间的“记号”也能发现社会空间。雷(Ley)和赛伯黎渥斯吉(Cybrivsky)认为,在街角上为数众多的胡乱涂写就是街道团伙和民族集团支配社会空间的可视表现。

由此可见,发现社会空间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然而,即使能够发现社会空间,仅此还是写不出论文来的,要把材料写成论文,还必须再下功夫。所谓论文,可以说就是戏剧文学的剧本那样的东西。能够努力发现社会空间就象能够扮演剧本中的主演那样,去构筑论文中的故事情节,这才是最重要的。编造故事的启示实际上就隐藏在本篇文章之中。

李永文译自《地理》,1993年5月号